

第十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二十六上

戶政類 理財上

秀水王廷熙翼亭
王樹敏政聲 編輯

也是宜變通之修補之裁汰之使本無者不便或有則財之流節矣臣非敢於拜章之始即為言利之臣亦不敢避不題之名而錢當務之急謹就臣窺管所及敬為 皇上陳之一經徵地丁正項錢糧官員處分應照舊例從嚴辦理也查戶部田賦

例載賦額丁額通共各直省所入者共約計銀二千七百餘萬兩 國家經費強半賴此然必各省皆遇豐收各州縣全無積

欠始有此數近年以來各省州縣經徵錢糧求其完全無欠及欠不及分數者往往難之何則處分之名雖有營脫之計甚多

是以玩泄日甚也蓋地丁錢糧欠者有二有欠在民者有欠在官者究之其過皆在於官我 朝賦稅本輕各直省上則之地

每畝科銀不過二錢三四分中則下則至於一釐數毫至甘肅省分有科銀二毫者雖地之肥瘠不同然較古人什一之法又

而緩當務之急謹就臣窺管所及敬為 皇上陳之一經徵地丁正項錢糧官員處分應照舊例從嚴辦理也查戶部田賦

例載賦額丁額通共各直省所入者共約計銀二千七百餘萬兩 國家經費強半賴此然必各省皆遇豐收各州縣全無積

欠始有此數近年以來各省州縣經徵錢糧求其完全無欠及欠不及分數者往往難之何則處分之名雖有營脫之計甚多

是以玩泄日甚也蓋地丁錢糧欠者有二有欠在民者有欠在官者究之其過皆在於官我 朝賦稅本輕各直省上則之地

每畝科銀不過二錢三四分中則下則至於一釐數毫至甘肅省分有科銀二毫者雖地之肥瘠不同然較古人什一之法又

也是宜變通之修補之裁汰之使本無者不便或有則財之流節矣臣非敢於拜章之始即為言利之臣亦不敢避不題之名

而緩當務之急謹就臣窺管所及敬為 皇上陳之一經徵地丁正項錢糧官員處分應照舊例從嚴辦理也查戶部田賦

例載賦額丁額通共各直省所入者共約計銀二千七百餘萬兩 國家經費強半賴此然必各省皆遇豐收各州縣全無積

欠始有此數近年以來各省州縣經徵錢糧求其完全無欠及欠不及分數者往往難之何則處分之名雖有營脫之計甚多

是以玩泄日甚也蓋地丁錢糧欠者有二有欠在民者有欠在官者究之其過皆在於官我 朝賦稅本輕各直省上則之地

每畝科銀不過二錢三四分中則下則至於一釐數毫至甘肅省分有科銀二毫者雖地之肥瘠不同然較古人什一之法又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二十六上

輕甚矣是以過量收之幾尋常百姓本有不願早輸 國課幸免追呼即有一二疲玩之戶該州縣果能實力督催亦何難於完納無如不肖州縣懦者緩於催科強者敢於擅用迨至積欠已多或營謀升調別缺離任即可議結或趕緊加捐級抵銷仍可居官此錢糧所以日見不足也查吏部舊例內載各省督撫應行保題各缺承追督催停升徵收之案不准保題又調補調署官員督催分數錢糧不准調補詳覈例意若欲使衆知正項錢糧為州縣首務倘有積欠三叅四叅即有降革之虞不調不升絕無營脫之計法至善也後經各督撫違例保題率經部駁復因難於得人又准其過題調要缺將各省應升應調人員任內一切因公處分無庸覈計在 皇上任用大臣原冀督撫無所牽掣或可以收得人之效而狡猾之州縣反思可以輾轉委卸頓生離任倖免之心伏思督撫題調人員必曰人地相需非此人不可夫 國家所以設官原欲其盡職耳該州縣於本任地丁正項錢糧尚不能經徵全完何以謂之才何以謂之能既准其違例升調則州縣視錢糧之不完為無關緊要之事實欠尚且拖延帶徵更難催解積欠日多未必不職此之故臣愚以為與其臨事以籌額外之財何如先事而嚴應徵之課應請 敕下嗣後州縣經徵地丁正項錢糧已經初叅者無論何項缺出一概不准升調並已經初叅之後續行捐納加級亦不准抵銷處分庶幾州縣之懦者可以有振興之念強者可以有警揚之思而地丁錢糧不至愈欠愈多矣一鹽課宜酌立章程覈實處分也查各省行鹽之地額徵銀五百餘萬兩近來每年報徵足額者絕少而報徵缺額者動至數十萬兩所欠率歸統賠蠲緩覈計數年中即已少徵一年之課此猶是正引正額也外此帶款到限則藉口滯銷商捐到限則但稱疲乏至於帑本發自左藏一年應有一年之息而息銀不按年批解矣今繳回本銀而本銀不按限完交矣至於加價隨同正引一銀應加一銀之引而加價易報積欠矣即分限帶徵而限外又展限矣凡此款項並非府庫之羨餘仍係 國家之度支或養贍兵民或藉資工餉月出歲出一款不能暫緩而年復一年數十百萬可以虛懸無怪用 項日絀也近年言鹽利者或云改徵鹽稅或云就憲徵課此均非輕舉之端亦非臆斷之事臣反覆思維凡事之有弊敢生者宜先去其太甚然後可以次第整理鹽務之弊要在奏銷在引目而其太甚之弊亦即在此二者其一奏銷展限也查吏部鹽課初叅定例運使提舉分司場大使等專管鹽務之官欠不及一分至五分者均降罰停升戴罪督催至六分以上者革職鹽政覈計初叅欠不及一分至六分者亦降罰停升戴罪督催至七分以上者革職初叅後仍加復叅處分不為不重無如奏銷限期一展每見二月應題報者輒展至八月以

致例定奏銷限內雖全不徵完亦無從查問追題本到部按款稽查動經數月名為一綱之銀實則兩綱之限況展限後仍多未完乎詳查地丁奏銷從無展限之事即鹽法各例亦無准其展限之條而行鹽大員往往踵案行之冒昧瀆奏此不可不嚴禁者也其一銃引賠課也查督銷鹽引定例各省官員督銷鹽引欠一分至四分者降職停升戴罪督銷五分至七分者降職調用不准以融銷開後至八分以上者革職是鹽務之例不但徵課之責成甚重即銷引之考覈亦嚴無如銃引賠課之端一開一切均可委卸蓋銃引則不計引之已未完分數矣賠課則不計課之已未完分數矣甚至督銷未完過停運銷時反將原參處分一律議結濫入吏例尤屬非是夫課隨引徵銷引不完尚于吏議豈可統引不行反無罪愆如云停運仍令賠課似於課款無礙不知賠課必至分限全賠則全緩半賠則半緩列入帶款轉拖延仍歸無着夫本綱正課一分有欠即應查參宣可全數不完反准其分限而行鹽大員又往往踵案行之冒昧瀆奏此尤不可不嚴禁者也應請 敕下各省督撫鹽政嗣後永不准奏銷展限務令按期題報如徵不足額即照初參復參各例嚴實議處亦不准銃引賠課如有妄請通綱銃賠分限者則是全綱正課絲毫未徵不完已至十分無例可科應將督徵經徵各員加等議罪其或取巧潰銷銃牛賠牛者亦應照五分未完之例先行議處所賠一半不准分帶仍按復參例限完報從嚴查議至於帶款商捐帑利加價等項均有定限如到限不完及屆期再展應由部臣隨案查參加以處分仍嚴行追繳至於各處商欠亦宜實力催追查商人欠項定例本有枷號杖徒及查封家產之條無如外省積習相沿徇庇不免以致姦商無所畏憚應請 敕部查明務將各商欠項按限嚴催如不完交即將該商治以應得之罪庶幾在官者有所顧忌在商者少戢姦萌鹽課不致日虧日甚矣一各項稅務虧欠應設法變通也 國家惟正之供地丁鹽課而外則稅務矣近年以來各處關稅有或足或虧者有無歲無虧者夫同此貨物同此流行較之數十年前何以頓相懸絕蓋稅官之辦理不善家人之賣放姦商之偷漏居其一也故此人任之則足額彼人任之則虧短是其明驗亦有年歲之水旱道途之阻滯物價之消長居其一也故今歲此人報虧明歲彼人亦報虧是其明驗現當稅物賠補之例方嚴在侵課肥己者原應懲辦而在坐守少收者亦徒事追呼且所虧半屬盈餘無從加之重議若不酌量變通惡課項虛懸 國計無補臣反覆思惟事之在民者不可舍舊而謀新此宋王安石青苗田之法所以滋擾也事之在商者可酌盈而劑虛此唐劉晏榷居大半民不告勤之所以可行也擬推廣舊例而補苴之查戶部例戴京城九門以外開設舖面

者分別等則令大興宛平二縣徵收稅課上則鋪戶每戶徵銀五兩中則徵銀二兩五錢下則免稅九門以內鋪戶供潞水
旱道之役不徵稅銀等語又田賦例載直隸天津沿濠鋪面房租銀若干兩又喀什噶爾伊犁喀喇沙爾阿克蘇等城頭等房
宗間租銀三錢二等房每間租銀二錢三等房每間租銀一錢又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處亦大率相同又例載各省商稅均
直接照額徵數目照例徵收各等語伏思鋪戶房屋京城有之各省會亦有之各州縣鎮店尤多有之每見人烟輻輳之地賣
買繁華之區有無異於京城者而例內所載鋪稅則止有京城直隸天津新疆等數處即例內所載各省商稅通計總數亦止
於歲徵銀二十餘萬兩挂一漏萬殆所不免由是推之各直省鋪稅例內未聲明載者宜無因而寬其課乎特恐州縣之私徵
吏胥之肥已未入 國家之正供耳今擬京城外鋪商畫一辦理查奉天府及各處省會十八府一百八十有一直隸州六十
有八直隸廳一十有二州一百四十有七縣一千三百九十有四其間鎮店繁劇之所如漢口仙桃等鎮王營張灣等處大鄉
巨堡不知凡幾其鋪戶動以萬計今截長補短哀多益寡除省會及府屬地方均隸州縣管理外祇以直隸州廳州縣合計約
一千五百二十餘處從少科算每州縣以八九百戶均勻應有一百三十餘萬戶以三分之一歸上則應有四十三萬餘戶照京城鋪稅二兩五錢之
京城鋪稅上則五兩之例每歲可徵銀二百十餘萬兩以三分之一歸中則亦應有四十三萬餘戶照京城鋪稅二兩五錢之
例每歲可徵銀一百七萬餘兩至於下則京城鋪稅例載免徵已與新疆下則等房每間一錢之例兩歧且免徵之例雖為寬
典流弊實多蓋商賈之會計較及錙銖既有下則免稅之例則雖上中則殷實之戶亦不免有避就之心冀圖偷漏況分別等
則必須官為指畫而刻即兩縣串通賄賂上中則之鋪捏入下則者恐復不少即如現在京城九門外鋪戶何止數萬間大
宛兩縣鋪稅歲不過四五千金其為奸商之隱匿吏胥之賣放從可知矣今擬下則照新疆下等房之例亦從輕每戶酌徵銀
一兩仍以各省一百三十餘萬戶分計以三分之一歸下則亦應有四十三萬餘戶每歲亦可徵銀四十三萬餘兩三共合計
歲可徵銀三百六十餘萬兩此係大概估計從少覈算若逐細察查據實開報大約不止此數因舊例推廣而申明之此與關
稅徵商之意無殊而於國家宣課之條有裨議者或謂所加雖屬無多究係加稅恐病商也查地丁稅課皆係正供然取於
民與取於商勢雖同而理則異蓋土田所出俱有定數若官長多加升斗之粟民間即少數日之食此加賦之所以不可行也
至於商賈之經營與農夫迥異蓋其質遷有無惟視本計利率皆於所賣之地權貴賤耳今即少有所輸於官仍可取贏於眾

況鋪戶本利大者數十萬數萬不等即本利小者亦非數百千不能上中則之鋪按月計銀至於三五錢下則之鋪則每月計銀僅數分俱不過萬千分而取其一本利小者既輕而易舉本利大者更寬然有餘實不足病商也議者又謂官吏辦理易於滋擾也臣擬立法之始令各直省督撫派委廉明之員於編查保甲之便詳行查勘多者不准隱瞞少者無瑣料派細定冊簿按年徵收隨同正雜各項由各州縣批解司庫報部撥用仍將應繳等則明白告示如有吏胥藉端勒索該管官嚴加懲辦倘該管官員有失察及隱匿等事從重議處責有攸歸自不至於滋擾也如此辦理稅有定額吏胥不能賣放稅有定所奸商亦不能偷漏而各關稅實有徵收不足者亦可藉此義以補之庶幾經費可以少裕矣一河工官員應行改易也國家各項經費皆有定額獨河工錢糧不能限之以制惟其不能限之以制也則河工官員多方侵冒肆意奢靡相沿已久視為固然以沖決為可乘之機緣以修築為眾人之利數此河工之錢糧所以日費日甚也然別項工程倘有過失之處尚可實力稽查之逐款覈減之河工則與別項工程迥異陡段綿長頭緒繁多難歲搶各工已難稽覈至於大工動輒萬人長或百里兼之已堵復冲既築還墊若非經手之人雖日在工次亦不能知其底蘊況不在事中之人乎雖欲稽查不能稽查也至於覈減歲搶另案各工既經開報必曰某工情形甚重某工過於危險若經覈減無事則已倘有沖決即以覈減為卸責之地至於大工尤不能不聽其開報即部臣就案駁結亦不過摘其失辭去其小數不能得其要害也雖欲覈減無從覈減也夫河工既不能稽查又不能覈減國家錢糧何所底止乎臣反覆思惟欲節省國家之錢糧須先轉移河工之風氣欲轉移河工之風氣必須河工大員有廉節之操河廳各官去齷齪之人方可以漸而收效臣愚謂河督河道等官固宜責令曉暢河務然而風氣日趨奢項日糜者則不視乎河工之熟與不熟而視乎習氣之重與不重蓋習氣既重則用度必奢用度既奢則不能不需索屬員需索屬員則不能不受其挾制既受屬員之挾制則不能不為多請錢糧任其浮冒如去年南河張慰祖之事因廉帑誤工該河督張井並未奏參及至○欽差大臣朱士彦等奏參之枷號二次甫經定案乃該河督轉為之請項代賠若破降情而無所瞻徇者何至出此此所以河工大員必以廉潔為首重也向來河工之專設河員者蓋因其辦工有年或冀其治河有術耳然辦公甚易治河甚難日前河工各員不但治河非其所知即辦公亦多因人成事夫治河者全河局勢了然於中相其機宜得其要領非有學問者不能也河工錢糧動經萬億操縱在握侵冒不行非有操守者不能也今河工各員大率河員子弟否則

東生創監染河工之惡習方且欲因之以獲利其學問操守可想而知期其治河不亦難乎至於辦工培築枕枕等事河營官兵能者八九每遇大工若此等人通力合作而河員則在總局料場者居多即在工者亦不過旅進旅退隨眾附和而已河督保奏應縣往往張大其辭一似非河工出身人員必不能深知河務然查我朝新輔齊蘇勒精曾領皆為治河名臣或由地方改補或以京員外放皆非河工之人也即近世河臣如黎世序亦稱有為亦非河工出身之人也繼黎世序者為張文浩莅任之日無多旋即領事河工出身人員無足重輕從可知矣聞河員缺出有將地方官升調之時其少知自愛者皆憚其腥羶慮其危險視為畏途乃指指分發河工各員則欣欣然樂之貿貿然就之其志趣又可知矣此臣所以謂河廳各員齷齪之人宜去也自丁丑科大挑之後河工佐雜有正途班次近來河道各缺皇上多以正途人員簡放猶且軫念河工本年復將正途人員派往學習已非全屬河工之人矣惟河廳各官尤為河工切近之官工料錢糧皆其經手關繫最重查分發投効者多屬此項人員先儘者亦多此項人員習氣既深積重難返似應量為改易臣伏思各省知縣有蒙皇上特達之知者亦常指缺升補地方同知知州等官今河工同知通判職分雖微而督工備料是其專司其責任最為緊要嗣後如遇河工同知通判缺出可否皇上將曾任繁要入經督撫之保薦知州補放似較候補河員為妥蓋曾任繁要自係有用之才能膺保薦應無最下之品再為之明嚴勸懲果經歷六汛防守三年工程鞏固或予以升階如有沖決亦即嚴懲其河工捐納候補官員均改歸地方不必再留工次如此改易則河工大員有廉節之操河廳各員無齷齪之習庶幾河工風氣可移漸易而國家之錢糧亦可以少節矣一各省虧空宜設法填補也國家經費之所用者有數而虧空則無數經費之所用者可知而虧空則不可知尋常人所議論某省虧空若干某缺虧空若干人言原不足為憑然各省州縣交代遲延逾限干議者甚多夫倉庫果實則交代之事無難按限出結達部何至遲就於冊造之外錯駁查之遲延由此思之州縣之虧空實不能無也蓋州縣之虧空有二有因公而虧者有因私而虧者如缺本荒瘠又當衝要或差使絡繹或年歲不登實左支而右絀乃借東而補西此虧空之由於那移者也有在任之初即負私債不自檢束既交迫于公私遂侵及於帑項此虧空之罹于侵欺者也那移既為例所必禁侵欺尤屬罪不容逭是不當嚴懲而亟治乎然為國家之計者不辦則倉庫終虛辦則帑項無著州縣之存儲米穀也所以防災歉州縣之存儲銀幣也所以備盜賊使皆那移侵蝕無事之時尚可掩蓋倘有緩急軍餉民食何以應之

當此之時雖將虧空之員加以重譴亦無及矣是虧空不辦倉庫終虛之可慮也督撫奏虧空之員必曰將該員實財查封備抵似屬嚴厲但虧至成千累萬者其非富厚之家可知其非節儉之人可知況既有虧空至于奏議本人豈不知之雖有財產早行寄頓是查抄之事雖有其名並無其實也統轄兼管則有分賠代賠之例然分賠代賠限期本緩處分亦輕有官者猶顧惜升階而交納離任者率皆設法以支吾是以督撫即將所有虧空各處全行查出亦不過將侵虧之員辦為那移追繳而國家之錢糧總歸烏有是虧空一辦帑項無着之明驗也臣思各省之虧空雖在於州縣之胆玩亦由於督撫之縱弛夫州縣之有虧空與否督撫無不知之果能正色率下其侵蝕而虧空者照例重懲即行參辦其那移而虧空者既非侵冒亦應停署俾補候其交代清楚再令任事其接前任那移能行彌補者並應升擢之有勸有懲虧空自有可日少乃外省悠悠置之能彌補者未必邀其獎勵因公者未必蒙其體恤因私者反得姑容以致善良膏氣頑劣肆心虧空所由日甚也向來辦理虧空有清查之舉矣然不肯州縣反以事已上聞更無忌憚非特不補舊虧且致更增新欠是清查不可行也向來又有欽差盤查之舉矣使者非地方之官則難於訪查奉差無久遠之限則易於隱瞞通融那墊虧缺如故是盤查又無益也臣愚昧之見可否 皇上責成各督撫將本省有無虧空自行查明不准覆奏致蹈清查故轍但限以三年或五年設法彌補並令該督撫久於其任無所委卸迫屆限期 皇上再將素所親信操守可靠未經外任之人補放各省督撫等官密令嚴加察查似較 欽差盤查無地方之責者少有把握如果倉庫充足是該督撫不負委任自可常受 聖恩如仍有虧缺即行查叅將虧空之員並督撫一體治罪如此認真查辦庶虧缺可期漸少而倉庫日就充盈矣一各項冗費應設法節制也查支發各款除庫祿兵餉之外統歸雜支皆 國用之常經是可例於冗費乎然應支而支者雖億萬皆可謂之常經不應支而支者即絲毫亦直謂之冗費善為 國計者若居家然日用所必需固無須於出納而無端之浮費亦不肯使之虛糜然後大端有節小數不溢也一查各項支款為數多者或至數十萬兩為數少者或數十百兩臣每見為數多者細核之有浮費之處為數少者實計之亦有可減之條夫各項支款由部覈銷宣承辦之人毫無計及乎詳思其故蓋非承辦之人任其恣肆也太率各項支款某部承辦某司承辦在戶部者工部不能干預在工部者戶部不能干預甚至錄此司者彼司不能知隸彼司者此司不能查即承辦之人偶見其過費或以為相沿已久不便更張或以為所費無多無須搜剔因循行之不以為事不知經費之

用不但成千累萬當鄭重出之即零星支款散見之難少統計之則多偶爾舉行之事費猶有限源源相接之事所費則不可量矣戶工二部支放何止千百僅據臣所知者約舉數端以概其餘其為數多者如採買絨斤一畝查絨斤例價每斤准銷銀二兩一經採辦每次多至一萬八九千斤及二萬斤不等約用銀四五萬兩再加染價又復數千兩或至萬兩相因行之視為固常夫應用之物但期足用而已外庫絨斤本非常用之物即使用處偶多亦應覈算樽節再行採辦聞向來辦理此事往往庫存尚多即行採買該商人等據奉部文即可支領錢糧價值而又延宕不交動經數月甚至已經行文採買之後未經批解交納之先竟有復行採辦者屢前等後尤屬影射含混如果庫儲較多本不應採買即批解不到亦只應查催斷無重複採辦之理現在庫儲絨斤已存至七萬數千斤是其明驗豈非以有用之帑置無用之物徒為該商等侵潤地乎又如崇文門城樓拆修一案道光元年該處報呈情形甚重亟應修理工部及查估處所亦以為情形果重准其修理已經奏請 欽派大臣承修矣嗣經欽天監擇日開工以為本年不宜修造必須三年後方可興修工部欲仍執興修之議則方向不宜欲竟從暫緩之說則前言不掩於是辦理杉木數百根四圍盤架名為保護夫以城門樓屋之重豈細微之杉木所能撐支其為掩飾可想而知矣如是三年始行拆蓋伏思果係不可緩之工何以遲之三年並未傾圮如係可緩之工何以前此三年准其興修數計城樓箭樓二座各取物料請領錢糧動經數萬豈非徒事虛糜乎此為數多者浮費太過必應節省者也其為數少者如內庫鎖向來不鑄鑰匙每開庫時用鐵鋸磨斷鎖樣及至鎖庫時用新鎖以鉛錫灌注鎖腹係屬慎重之意然鐵鎖之大小其徑圍不過三四寸耳內庫之收發其啟閉不過五六日耳乃每次支領鉛錫竟多至八九十斤一百斤不等數目之懸殊至於如此又河南歲報河國鎖冊一項河國描畫用絹丈餘工料有限鎖冊用簿數本繕寫非難而每歲開銷銀二百五十餘兩此為數少者支銷亦濫並應刪減者也以上各款如果所費只此數以 國家經費之大尚不致因此數事使形支絀特恐過費者不止此數事耳食其利者恆極力彌縫昧於事者又無從指摘日復一日積久遂多 國家經費不與漏卮相等乎是不可不條分之而統計之也臣愚昧之見應請 皇上敕下部臣除估計工程但可緩者一概從緩外至於各承辦支放處所宜令戶工二部詳加查察但近三年之內有例有案有定數之款為一單將有例有案無定數之款為一單將有案無例之款為一單斟酌乎事體之輕重數計乎度支之多寡如有可以裁減之處於單內註明或再 簡派明幹大臣將戶工二部所議款目

全單通共覆嚴逐條詳議將無礙於公事有益於國計者大加裁汰俾事有限制用無冒濫也議者或為鈎撫細微有妨政體且相沿已久一經裁汰事鄰於苛嚴臣謂經費應歸實用不能以糜費皇上之錢糧為得體也官吏皆有常精不能以餘潤小人之私囊為寬政也惟事貴敷實用期得當固不使公務有所空礙亦不使帑項任其濫支庶用款有節浮冒可杜矣以上數條謹就臣見聞所及惟期國用慎於出納經費濟其盈虛非敢濫開利源致妨政體

戒患貪言利疏 咸豐元年

王東槐

竊維政事之得失繫於君心國家之安危繫於民心記曰德者本也書曰民惟邦本本豈有二哉蓋君心常視民心為權衡則施之政事皆得其宜而天下理矣我皇上德性淵冲恭默思道諸凡聲色狗馬遊觀玩好之緣早已昧爽不顯力為禁絕無俟臣之動色相戒也臣所竊竊然慮者惟恐患貧之見中於意念耳數年以來經費支絀每遇撥款動形周章而賦稅所入虧短益甚此得不為之慮乎去年江浙被水減漕過半京倉所儲僅止一歲各省籌辦米石尚無端緒此得不為之慮乎然患貧之見一形竊恐言利之徒乘閒而入培克聚斂將使民生日促元氣日耗則患有甚於此者蓋百姓之貧匱亦甚矣自銀價昂貴民間暗加一倍之賦既苦於拯救之無力又水旱傷之盜賊奪之貪官污吏捶楚而朘削之疲氓所餘豈復更堪索求而巧為招財之計者未嘗不曰無損於民有益於國夫財而不取諸民必別有神輸之術則可不然不取諸民仍是虧短國帑耳試以捐輸言之每事例一開鹽商輒捐輸數十萬先由運庫墊交然後分年扣還及數其虧短都不堪問即如道光二年清查兩淮運庫案內舊欠至四千三百餘萬則與其捐輸何如繳欠與其運庫墊交然後分年扣還何如運庫先行提撥再令繳欠扣補故鹽商捐輸者掩耳盜鈴之術也又捐輸一途見任官為多非為己身捐升即為子弟捐選所捐之項即正賦也所虧之項即捐款也去年清查案內山東一省庫虧一百四十餘萬江浙更有甚焉逮清查既行而捐輸遂無應者其故可知矣事例不停庫虧不止故見任官之捐輸剝肉補瘡之術也捐輸之弊如是更復易為開礦之舉驚擾百姓利害難測可謂愈趨愈下矣孟子曰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查戶部歲入之款四千四百餘萬其歲出之款計三千九百餘萬是國家經制本有餘裕縱遇偏災無傷大局而財惠不足者則政事之不修也督撫整理有方地方安靜寇盜不作則耗財者去一邊防慎守無生事以挑外患則耗財者又去一河防得要長流順軌不使更添別款則耗財者又去一州縣之官斥貪

墨崇清廉陋規力裁流攤永禁則耗財者又去一去茲四害而又罷不急之工捐無益之費 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戶

部諸臣先事持籌必量入為出無量出為入如是則財患不足者未之有也至於倉儲之計現米既足支一歲今年新漕及各

省採買之米猶可得二百餘萬石明年所缺數月糧耳查道光二十八年四川總督琦善題奏內稱實在存儲常平倉米穀麥

收豆粟青稞二百二十九萬餘石應令該省沿江各州縣酌撥米穀粟麥五十萬石雇寬商船運至湖北令附近停運漕船迎

接北上山東山西河南亦酌撥常平米麥各二十萬石以實京倉不得以微變一語希圖搪塞如是辦理既可察督撫奏報之

虛實並可驗州縣出納之當否益蓄倉儲而政事在其中矣夫財用之足在政事政事之修在同民同民之道在去利仲德

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周公之稱文王曰以庶邦惟正之供可知正供之外凡有求取皆為爭利於民故大學重戒言利之小人

以是為同民好惡而已今之兵威非能震懾中外也寇盜災害非不疊起聞生也而百姓安固而不搖者以 列聖深仁

厚澤有以固結其心耳此 國家之元氣也 皇上涖政伊始天下熙熙然想望 仁政之行德教之施奈何以患貧之見

重疑天下而不明示以不貪為寶之意乎查道光二十八年王大臣議請開礦一條臣在戶科給事中任內曾具疏言其不便

留中未發道光二十九年順天府遵查鯨魚山等處礦場情形奏奉 諭旨嚴行封禁現惟湖南江西等省尚行試辦相

應請 旨飭下各該督撫一律封禁其餘財利非經制所有者概行停罷庶使百姓咸知農桑為本務錢漕為正供外此一

無所利焉將安固不搖之氣培之益深由是遠小人除稗政所謂同民心而出治道者未嘗非 國家根本之計也

通籌出入虛實疏 咸豐元年 宗稷辰

竊思出入者謀 國之大經虛實者利用之實際事有常變可以參用權宜而示義示信不可忽也法有利病宜乎時相救正

而有損無益必當改也臣昔於嘉慶十九年側聞軍需河工並急 仁宗睿皇帝命諸大臣深計周咨其時言者不一端

不得已仍用開捐之一議以為雖不得謂非弊政而流弊尚輕姑為救時之權法仰見 前謨廣遠斟酌至中非尋常淺

見所及計嘉慶年間度支浩繁然八次大捐內外未見支絀正途正班一無所礙且各例相開亦隔數年不致凌蹙至道光初

年本欲永停捐例亦以制用不足先於常例酌增蓄而後收於用頗為有濟迨海上有事繁費百出當時以大捐為緩不濟急

而計出於捐輸請叙之例又多參差乃至廷臣議立新章寬予減數外省軍營所用虛折太多不堪細詰若早從舊法不至於

帑藏之窘如此也其續叙之例所立名目如遇缺分缺指省加過缺先選等捐者人數不多濟用甚少而選補各法為之大壞前例未已後例又更如踵趾之相踐豈能久行臣愚以為是議也啟天下之競心而失國家之大體實不終日之計也今者西粵軍務未竣南河又告漫溢事與嘉慶甲戌年類同聞戶部已籌畫捐餉事宜然定見之始最宜正大切勿牽纏捐輸各例名目以紊舊章應請 乾斷敕部臣除湖南廣東廣西已捐仍准與新例開用外此後永停捐輸事例另開大捐一以嘉慶

年間捐例為準凡續增條款悉令刪除天下之欲仕者願登於 朝自必踴躍而至誠立法平而為道坦則趨之者自衆予之者至公且使正班正途並行不悖故捐例一復其舊人心靜而王道可復也此今日之第一要務也其見在鈎稽似為真實而確按多屬子虛者更有三大件一曰清查二曰報效三曰生息清查經大臣一再查覈猶未實未盡徒使黠吏得輕負擔而病故疲乏之人實鮮可追限期既急于皇儲直勢不得不以優美之地與人為挹注酌劑之術遂致貪墨者得所藉手望利而趨剝肉補瘡害及吏治所得解繳至多不過彌補數千民怨繁興責歸大吏雖賢能有素亦被不善之名且其解出清查款目斷不能憑虛設法率那新賦以償舊虧略有所收而新賦已形其短奏銷期迫或以糧串賈錢或以來年錢漕折減作收勉強湊集是 國家無豫徵之事而州縣已開其端其害政甚鉅然成事已難全改臣愚以為不若專力以收新賦新賦解足乃惟舊虛庶不致本末倒置使現在者並歸虛無其事人所共見顯而易明應請 皇上敕部臣妥議緩急提要保元務令一年之正供足濟一歲之 國用則法不生弊利可無害矣若報效者饒使之夸張商人之偽舉也無而為有視為慣常查向來惟河東池商尚有實繳近年惟淮北販票不致全虛應計長蘆兩淮等處報效各案已繳者無非那掩未繳者多成積虧其議叙職官卑經售市於人點商轉有所利臣愚以為 朝廷崇尚實政則此等虛名虛款亟宜廓清而掃除之可否請 敕部臣盡豁其報效之名嚴追其帑欠之實以後永遠不收商人報效亦不准借帑行鹽庶幾詭譎悉去有裨實用伏候 聖裁若生息項下為款極繁近如直隸之水利營由遠如浙江之海塘節省以及各省之公費非不年年具有收欠報銷然臣聞本多侵蝕利更渺茫其所報收皆由那轉甚至有並未發商虛存領結不入於官手即入於吏手相因成習暗中已成鉅虧所得實不償所出臣以為此後量度情形不若全收本銀蠲其利欠則上不與之爭利下亦無由侵公較為有益而無損其鹽務中調劑帑利設為加價等弊皆可盡杜臣見聞所及不敢不臚列以陳伏祈 皇上飭下部臣與前三條一並通籌商議以歸簡易之

則杜蠹蝕之門於 國計政體並有裨益

戶部會奏籌議節流各款疏 咸豐九年

王慶雲

竊惟自古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二端開源之道必須有利無弊或弊少利多者方可舉行臣等旦夕思維未有良法可裨經費惟節流之道臣等隨事講求有以節制為節者出納必求其實在也有以節省為節者度支必戒其虛糜也是皆取國家所自有之財而理之果能實力奉行積久自收成效謹將臣等籌議各條繕呈 御覽

一嚴數上下兩忙已未完數目分別藩司功過以專責成也各省正雜錢糧經徵責在州縣督催責在道府而考覈提解則其責專在藩司藩司果能破除情面於催科不力之員勒限徵解遇有已徵未解者查明即據實嚴參何致使州縣形挪成為積欠故必藩司功過分明而後錢糧可期起色查各省上下兩忙應徵正雜各項錢糧俱有定數向有各該省於每年上下兩忙截止後將已未完數目各奏報一次原以警惰徵示敷實也乃邇來各省奏報上忙未完聲明於下忙再行覈計下忙未完亦僅云現在趕緊催徵迨至奏銷始將各州縣分數未完報初參而於二參屆限時州縣規避處分上司意存瞻徇大率陞調離任並不開參節經臣部疊次奏催置若罔聞以致錢糧繁重之區州縣官有更易至數任題參至數次而積欠有增無減者此正供所以目絀也臣等再四熟商除州縣官未完分數仍令該督撫於題報初參後據實開送二參毋許遷就徇隱外藩司為一省錢糧總匯若僅於奏銷時照督徵例隨同議處輕止罰俸重亦級紀足以抵銷蓋藩司考成合計通省其所欠銀數原不過一二分故處分較輕因之徵提不力拖欠頻仍積久成為鉅款擬請嗣後各直省上下兩忙各於奏報到齊之日由臣部北檔房彙總分結各省已未完分數簡明清單專摺具奏其未完省分各藩司請 旨交部分別議處其掃數全完者亦應仰懇 恩施量予議敘至議叙議處之重輕俟 命下之日即由臣部會同吏部酌定章程通行遵照庶免臨時歧異如此立示勸懲功過分明則各該藩司自必倍加愧勵於錢糧不無裨益矣再上下兩忙既由臣部彙奏則各省奏報不宜遲延應並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奏報日期務於兩忙截止二月內具奏倘有逾限即將該督撫照遲延例議處 一各省存

賸款項宜按年按款抵撥以免牽混拖延也查各省應用款項或由本省留備或由外省協撥一款有一款之定額迨至奏銷賸賸應照例按款報撥方謂之實用實銷乃近年以來各省習成疲玩遇存賸應撥之款輒藉口宕延甚且一任臣部行催付

之不答現經臣等稽查登記冊籍江寧一省登記未經入撥者至六百餘萬兩之多 國家自有之財豈容置之不理臣等公同商酌與其留此餘存而輾轉無着不如按款抵撥使款日分明即如各省額撥俸餉一項內有建贖餘存甲午用贖之款乙年奏銷即可抵撥兩年餉餉之額其餘文武官養廉滿營綠營等數逾年皆有存贖若新撥仍復取盈年復一年伊于胡底自應變通辦理以便旬稽大抵臣部旬稽之術宜用分分則有條不紊而外省牽混之弊由於合合則挪東掩西相應請 旨飭下各督撫嚴飭各該藩司嗣後將本年奏銷實存餘贖各款即於本內聲明入於次年撥冊額給數內儘數扣抵以歸實用由臣等督飭各司員將扣抵數目認真稽覈如有存贖不行列抵仍以定額騰混請撥者即據實嚴參庶款目爽若列眉無所容其牽混矣 一外省留支驛站款內餘贖銀兩宜提存司庫以補封儲也各省封儲銀兩原以備緩急不時之需不容擅動邇年以來因撥款不敷不得已而動及封儲以致現在殊多缺額臣等思京師與外省猶手足與腹心每遇部庫籌支未嘗不兼顧封儲時深焦灼急應籌補以期有備無患查各直省編徵驛站銀兩向由州縣留支有餘則解司報撥惟此項額編本寬是以留支多而實銷少每因提解不力漸至報撥少而虧挪多經臣等督飭司員嚴計此項餘存每歲約有十四五萬兩惟甘肅省扣儲司庫隨入撥冊湖南湖北兩省迭入該年民賦奏銷雲南省實用實銷並無餘贖其餘各省多則數萬兩少亦數千兩雖疊次催令報撥而無以提解未齊藉詞延宕臣等公同商酌此項本係 國家正賦即使散在州縣絲毫無虧不如提解司庫緩急有備現擬由臣部行令各督撫轉飭各藩司令各州縣於留支銀內除實銷若干外將餘贖銀兩儘數提解司庫以備封儲如遇地方緊要公事需動封儲銀兩仍按舊例奏明辦理不得擅行動用倘該藩司催提不力僅聽存留屬庫無論有無虧短即由該督撫據實嚴參以昭覈實而重帑項 一嚴查外任交代以杜新虧也查定例新舊正署各官交代立限恭嚴遇有挪虧等弊接任官徇隱不報者照例題參如接任官已經詳報而上司不行揭參或徇庇舊任追勒新任接受者處分亦極嚴明惟此次清查章程後任雖經出結追賠仍歸本任原以各任俱有虧短不能不權宜辦理以期款項有着誠恐各省特有新章或徇隱不報或追勒接受交代為具文以致舊欠未清新虧又起臣等伏思現在甫經清查各省倉庫自有確數急應申明交代定例接任稽覈以杜新虧相應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除清查案內按照分任追賠其清查以後各屬交代務遵定例遇有虧缺惟出結之員是問不得藉口前任虧挪致滋膠轕遇交代遲延挪虧溢抵等弊即行嚴參毋許以造冊

遺漏糾錯代為掩飾再查官員陞調事肆吏部過正署新舊迭更臣部欲接任跟查而苦案無據並請飭下吏部於外省陞遷調補委署各缺題報到日即知照臣部由臣等督飭司員核各省司道府州縣設立印簿隨時登載立即催令冊報交代倘查有日期不符藉詞延宕及規避續參處分等弊即指名嚴參庶交代可以清釐不致仍前虧缺矣一甲米搭放折色宜復舊章全放本色以節庫支也查八旗甲米內三成半後米一項每年共應放後米九十三萬餘石前於道光二十八年因出產後米之安撫等省被災後米未能足額經臣部核奏奉准自二十九年正月起於三成半後米中改給一半折色每石以庫銀一兩三錢折給每年省米七十六萬五千餘石聲明一俟倉儲充裕即由臣部奏歸全放本色舊章在案查此項折放折色每年共需銀六十萬四千餘兩現在庫款支絀多一項之折給即增一分之拮据而數計存倉後米雖未十分充裕尚可接續新漕無虞缺乏擬請自咸豐二年正月起將八旗甲米內三成半後米全放本色毋庸再給一半折色期於庫帑兵糈兩無妨礙如蒙俞允除正月應領旗分業已過檔俟開印後應令該旗出具印文咨部將折色補放本色外臣部即行文各該旗及倉場衙門一體遵辦至來歲接放新漕後米以後或贏或絀再容臣等隨時體察情形奏明辦理一緞足庫現在物料分別應抵應停以惜物力也竊惟理財莫先節用應用者雖盈千累萬不以為多應節者雖一絲一粟託客委費查臣部緞足庫儲存物料以備賞賜之需向例歲底奏派必某項將次用完始將某項行令造辦然有各處頒解之料未奉停止明文即源源照常辦運者現查該庫所存杭紬一項積至二十萬餘足之多每年支放在二千足以內約計足支百年而杭州織造每歲仍復辦進陳陳相因勢必終歸黦朽再查山東絹山西絹二項現乏餘存而杭紬價值與之相當可以抵放其餘各項物料有足支二三十年者有足支十年八年者亦有將次放完者若不將應抵者抵應停者停不特經費長此虛糜而物力亦虞暴殄相應請旨飭下各該省將杭紬山東絹山西絹三項暫停織辦並飭諭管庫大臣向後行辦物料必須查明某項歲用若干如有別料可以抵放及所存足支三年者均毋庸辦進至其餘有可樽節之處容臣等隨時隨事上聞再查織造節省之項向例解還藩司報撥仰惟宣宗成皇帝躬行節儉歲常節省數萬金乃臣等查道光二十四五年以後江蘇兩織造節省之項解存藩庫者約計二十餘萬兩該省並不入撥是先皇帝節儉之所留貽不以供軍國之需而置為閒款殊不可解臣等仰體皇上克儉之孝思擬請以後織造每年餘賸之款不必再繳藩司即於運料之便請旨解交部庫以充

經費而昭

威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行文各織造遵奉施行

一酌減營馬以務軍實也查會典內載京外官兵額設

例馬二十五萬二千九百三十九匹其後因地制宜間有增減現計額馬減於舊者一萬五千五百匹有奇每匹例給馬乾銀十一兩至十八兩不等約歲支銀三百餘萬兩伏思國家設兵衛民不惜餉乾之費原期平時練習臨陣衝鋒一馬得一馬之用北地騎兵雖較得力第原額視他者多至數倍屬滋懸額等弊若南人之不習馬自古已然向聞大江以南營馬水草不宜服習無法年限不屆踣蹏相尋兵丁畏懼賄賂以致半成空額偶有存營拴養者率皆毛骨空存安能得力似此歲糜餉乾膏屬無益臣等伏思與其多設騎兵僅存虛名不如改設步兵尚歸實用查京營為畿輔重地應即照額圈養北五省駐防亦皆習於騎射均毋庸議裁外其餘各省綠營如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甘地多平原四川雲貴間有產馬之區馬尚可以上各省綠營馬兵擬裁改十之二三至江甯蘇州安徽江西閩浙兩湖兩廣非沮洳下溼即嶺崎嶇既非產馬之區亦鮮用騎之地湖查嘉慶十九年道光元年兩次裁馬改步又道光二十三年酌裁馬乾雖經裁汰此時存數尚多以上各省綠營馬兵擬裁改十之四五此內有駐防者分亦請照四五成數一體酌裁如蒙俞允其應如何裁改之處應請旨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副都統提鎮妥議章程具奏由兵部覈議施行並將所裁之馬價馬乾等項每年約省銀若干據實達報於冬撥案內照數覈減庶餉乾不致虛糜而訓練亦歸實用矣以上各條覈先欠以專責成慎賴支以清款項稍封儲以備緩急嚴交代以杜虧挪以至制銀穀之盈虛節織造之完費裁馬乾之虛糜雖不能驟充國用而冀可漸節財流再查臣部為度支總匯而一切費用則分掌於內外各衙門及至造冊照例報銷臣等祇能覈其例外之浮多不能責以額中之節省伏思今昔情形既異銀錢價極懸殊當茲經費拮据必須中外同心力圖撙節應請旨通諭中外臣工遇一切錢糧應行覈實節省者勿拘成例勿避嫌怨隨事奏聞此轉覆為豐之術亦今日之急務也

請權出入以培國脈疏 咸豐二年

汪振基

竊念行軍日久籌餉艱難在廷諸臣仰體

宵旰憂勞議款屢陳因已竭慮殫精無微不至然屬錙銖之利無補尺寸之國

但軍務一日不竣即軍需一日不止則所以籌之使不匱者將何道之從哉近來官員捐輸既苦於力多不逮至勸捐各省稍有辦理不善之處易至激而生變其患尤有不可不豫防者臣目擊時艱以為生財之道在於開源節流至源無可開則必以

流之當節者躬行於上考之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旨哉量入以為出一言誠千古言理財者所莫外也嘗即戶部出入成數計之每歲入約不足四千萬兩遇有水旱偏災仍豁十之一二每歲出約三千數百萬兩是安常處順之時歲餘已屬無幾而此兩年來軍餉用過之二千餘萬兩加以豐北二次撥用工需之數百萬兩皆在歲用常經之外上下焉得不困夫法制期於經久而變通尤在隨時川楚之師七年而轉輸不竭今則軍興二載而已甚疲矣 南巡之典五舉而

財力常充今則香山一至而幾為費矣今昔情形不同至於如此由此言之國用一節亦當因時損益酌盈劑虛勿泥定例而以為必不可更勿徂成規而以為必不可易應請 旨飭下部臣會同內務府大臣通盤籌畫詳稽歷年動用帑項條款成案逐細推求力加撙節自 朝廷筵宴賞典禮之大以及 宮中飲食服飾供御之微其萬不可節省者俱仍其舊餘則釐定章程概從儉約即外省織造貢物亦可酌行裁撤減一費即增一利刪儀文浮冗之有餘正以補徵調經費之不足庶不致諸餉頻仍坐數束手無策且無論當今喫緊之時使即豐工已堵盜賊已平而一切善後事宜在在皆須籌備此臣所以五夜焦思而亟望圖於其早也或謂 國家制度不可輕議更張亦不可過安簡陋此特潤色太平之見不知國猶家也處家之盛雖間有增華踵事而富厚豐腴之象恆流露於不自知及其衰也則時以飢寒為憂凡一粟一絲無不撙算持籌期於損之又損天子以天下為家勢不同而理則一也方今四海凋敝誠仰見我 皇上節儉持躬謹益加謹當聲曉然於 深宮之屏欽咄華宅心澹定而奢傷僭踰之積習不禁而自消是又可以潛化澆風漸復元氣

擬預籌節用疏

吳嘉賓

臣竊聞戶部密陳度支情形預籌儲蓄此誠 國家之至計也顧部臣職主會計既不敢妄議加徵復不敢輕言裁抑臣以為盈虛酌劑之道必由我 皇上裁之至於臣下苟有見聞皆冀仰禪 聖聽伏惟 皇上寬其妄言之罪庶可廣採輿論總籌全局天下幸甚臣聞天下之生財祇有此數古者藏富於民今計臣徒恃勸民捐輸以為長策不知民力固有盡時議者但避加賦之名謂此固民情踴躍輸將 朝廷復優予議叙非橫征暴斂者比然人情希慕榮名竭求稱貸展轉相累幾於十室九空譬如誘取之與強奪相去幾何非所以為 國家長久之計也臣聞古帝王制用之道率皆量入為出未有量出以為入者即以小民家計論之若口食漸眾家用不足必以減費力作為先倘恃張羅借貸苟營觀瞻終有盡時勢不至竭產不